

从初吻的那一刻起,夏如画不再是魏如风的姐姐

7



九夜茴 著
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刑侦警察叶向荣偶遇被拐卖的魏如风,叶向荣向他承诺,一定会带他回家,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。魏如风被夏奶奶领养回家,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。夏奶奶去世后,姐弟生活贫困,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。夏如画却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。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,砍伤阿福……

上期回顾

星期四,魏如风准时赴了程豪的约。之后,他进入东歌夜总会工作。程豪发给他工资,而且包下了夏如画的学费。阿福再也来找姐弟俩的麻烦,魏如风砍人的事情也像一场梦一样成为过去。魏如风进入东歌夜总会不久后,1149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叶向荣。

都市言情

叶向荣到学校调查夏如画

叶向荣拿到魏如风的照片,总觉得有点面善。和魏如风的照片叠放在一起的是夏如画的照片,叶向荣被她的美丽惊艳了一下,照片上的女孩朴素清秀,盈盈笑着,就像一朵一尘不染的水仙,标准的好孩子面庞。姐弟两人的履历加起来不足半页纸,那么简单明了,怎么看都不像会和程豪有交集的样子。

叶向荣还特意去夏如画的学校走访了一趟,一切都和履历上的一模一样,夏如画学习很好,文静少言,魏如风是被领养的孩子,中途辍学,没有什么让人特别注意的地方。最终,叶向荣把写着魏如风名字的纸片和照片一起夹在了笔记本里,合上了事。

而叶向荣的调查却在夏如画的学校里掀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,先是老师关切地到她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,后来林珊又跑到她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,直问她,魏如风在外面是不是犯了事。那天一下午的课夏如画都没上好,放学之后她破天荒地第一个冲出了教室。她决定亲自去东歌夜总会,看看那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,竟然会令警察找到学校来。

夏如画摸索着走到了东歌,闪亮的霓虹让她有点睁不开眼。她好奇地走进大门,挤在形形色色奇装异服的男女中间,一点点向里挪动。

“嘿!跳舞吗?”夏如画踌躇的时候,突然被身后一个人拍了下肩膀。她诚惶诚恐地看过去,一个半边红头发、半边黑头发的男人正笑眯眯地盯着她看,还冲她吹了声口哨。夏如画警惕地退后一步,咬着下唇紧紧抓着

书包一言不发,这男人的样子让那些不好的回忆渐渐浮现。

“Linda,最近中学生都流行来咱们这儿玩吗?”男人对身旁一个穿着超短裙、戴着唇环的妖娆女孩说。夏如画刚进来时看见这个叫Linda的女孩在舞台上唱歌,不由得求助地往她身边靠了靠。Linda从上到下地扫了她一遍说:“是来找小男朋友的吧?乖乖回家去,这可不是你玩的地方!”

男人哈哈大笑,他突然揽过夏如画的肩膀说:“哥哥喜欢你,来,喝一杯!算我的!”

“放开!”夏如画尖叫着把他狠狠推开。男人很是生气,刚想抓住她,就被另一个人拦住了。

“阿九!你又惹事是不是!”一个脸上有道浅浅疤痕的男人说。他转身问夏如画:“学校不许你们来这种地方吧?快回家吧!”

“我……我来找我弟弟……他在这里上班。”夏如画低着头说。

“你弟弟是谁啊?”脸上有道浅浅疤的男人皱着眉说。

“魏如风……”

“靠!你是那小子的姐姐?!怎么显得比他还小啊!”阿九一下蹦起来,“刚才对不住了!我跟你闹着玩呢,你别跟他说啊!”

“Linda,你去把如风叫来,顺便跟他说,以后家里人别随便往这里带!”滨哥冷冷地说。

“不用我叫,一会他就过来。”Linda点了支烟说,朝吧台那边点了下巴,“程秀秀在呢,他们俩不老往一块腻么?”

夏如画顺着吧台的方向看去,果然看见了魏如风。他身边站着一个卷发高挑的女孩,女孩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,如风点了

点头,他又指着舞池中对她女孩说了些什么,女孩轻轻扶着他的肩膀笑得花枝乱颤。那一瞬间,夏如画猛地觉得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,微微疼了起来。

“嘿!如风!这边!”阿九挥着手大声喊。魏如风抬头看见了夏如画,他慌忙从台子上跳下,那个卷发的女孩跟着他,一起走了过去。

“你怎么来了?都这么晚了怎么不说一声!”魏如风满脸焦虑地说。

“没事,就想来你上班的地方看看。”夏如画小声嘟囔。

“看什么看啊!外面这么黑你自己走过来?这边很乱你知不知道!”魏如风生气地吼道。

夏如画低着头不说话,旁边人都被如风唬得一愣一愣的,他平时做事安安静静,很少这么发火。卷发女孩打破了沉默,她目光不善,盯着夏如画问:“如风,她是谁啊?”魏如风愣了一下,结巴地说:“她,她是……”夏如画抬起头,望着魏如风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是他姐姐。”

魏如风搓了搓鼻子,卷发女孩眼神立刻柔和起来,她笑呵呵地拽住魏如风的胳膊说:“如风,算了,你别发脾气了啊,你姐不就是来看看嘛,咱们这又不是老虎洞,怕什么!这么着,让阿九先送你回去……”

“滨哥!”如风打断她,拨开她的手说,“我今天请一天假,我送我姐回去了。”

生死之间的吻

夜风很凉,淅淅沥沥地下了起了小雨,两人一走出门,夏如画就把魏如风的手甩开了。魏如风怔怔地看着她,夏如画站在路灯下,一句话都不说。

“姐,下回你别来这样的地

方,这边人杂,我怕你出事。”魏如风接过她手里的书包说。

“这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?你自己也知道不好?你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人……”夏如画含着泪,仰头看着他说。

“姐,我没本事,程豪帮了咱们,我来这里替他做事也是应该的。他待我不薄,我没干坏事。”

“可是今天警察都跑到学校来问了!如风,咱们不干了行不行?大不了我也不念书了,咱们一起打工,凑钱还他这个人情债!”夏如画紧紧拉住他说。

“姐……”魏如风刚要说些什么,却突然停了下来,他搂住夏如画,一下子缩到路灯背面的黑影中,藏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。夏如画纳闷地看着他,魏如风冲她比画了一下禁声的手势,随即两个男人的声音缓缓传了出来。

“好像有人?”“小青年谈恋爱吧!已经走了。”“哎,阿福说得准不准啊!”

听到阿福的名字,夏如画不禁颤抖了起来,魏如风紧紧抱住她,捂住了她的嘴唇。

“那小子在这跑了这么久,不会错。”“前面有动静了么?”“还没,有了你就看紧点,别让程豪从这里跑了!他的样子你记熟了没?别伤了祥叔!”“废你妈话!早记熟了!”

两人话音刚落,东歌前门那边就传来了“轰隆”一声,天边映出了一片灰红色的火光,夏如画吓得软软地倒在了魏如风怀里。魏如风心里一惊,他拉住夏如画,慢慢往巷里走了几步,到一个垃圾堆前停下。他在夏如画身边摆了些破筐烂袋,遮住了她的身体,小声说:“在这里待着,听到外边没动静了再出来,然后回家里等着我,千

万不能被别人发现!明白吗?”魏如风茫然地点点头,魏如风把他的外套脱下来裹在她身上,不舍地看了她一眼,站了起来。夏如画突然回过神,她一把抓住魏如风说:“你去哪儿?如风,你别走!”

魏如风转过身,长长呼了一口气说:“程豪救过我们,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出事,我必须回去告诉他。你放心,我不会有事。我帮他一次,就算和他两清,我以后不在东歌干了!”

“那你带我一起去!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玩命!死也要死在一起!”夏如画猛地站起来,背死地攥着他的手。魏如风的背颤了颤,雨水滴答滴答地击打在他们身上,黑夜显得格外阴沉,两人心里都很害怕,仿佛站在了生死之间。沉默片刻,魏如风咬咬牙甩开了夏如画的手,猫着身子往前跑去。

“如风!”夏如画忍不住喊出声,她挣扎地爬起来,想去追赶他,却一下子摔倒在地。渐行渐远的魏如风突然站住,他扭身跑了回来,夏如画张开手臂,魏如风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。

魏如风捧起夏如画的脸,还未等她反应,就深深地吻了下去,夏如画惊呆了。那是他们的初吻,贪婪、热烈,又带着一丝丝绝望。不知过了多久,魏如风终于松开了夏如画,他们望着彼此呼呼地喘着气。

“夏如画。”魏如风的声音有些颤抖。“嗯?”夏如画还仿佛在梦中,魏如风第一次这么称呼她的名字,让她很是茫然。

“我爱你!”魏如风盯着她的眼睛坚定而低沉地说。魏如风起身向巷口跑去。夏如画坐在地上,呆呆地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。

Peter和 Leon 大打出手,我却成了幸运的炮灰

6



秦与希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米娅,一个有点二百五,有点唠叨的姑娘,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,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。她经历了6个老板,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,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,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,成为一个胸有成竹的职业女性。但是唯有一点不变,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,而聪明地“混”是最好的方式。

上期回顾

如果你的直接老板跟你的大老板不和,你一定是最先知道的那个人。Peter和Leon就有矛盾,这是我从一次当炮灰的经历中完全体会到的。我预感到Peter和Leon之间会有一个危险的雷区,很快他们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,Leon提出辞职,我也跟Leon说不想干了。

职场女性

我成功地做了一次演讲

决定了辞职,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。说实话,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最好的理由让我离开QT。我甚至没有回会场,一个人逛街去了。中间Sam打过了我的手机,我没有接。辞职的人最牛,她比CEO还牛,因为谁也管不了她了。逛完街吃完晚饭,我才回到酒店。刚进门没过一会,就有人按我的门铃。

是Tom,我很意外。事实上我只见过Tom一面,就是那次在Leon的逼迫下他给我做orientation。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点傲慢的人,现在他居然亲自到房间来找我,让我意识到事情很严重。

Tom以不容反对的口气说:“Mia,不管发生了什么事,大会还是正常开。而且你要代替Leon做演讲,这是你的责任。”

什么!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我很想跟Tom说不讲,因为我也辞职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我开不了这个口。Tom宽肩黑脸,说一不二,面对高高的他,很难说不。

Tom讲完他要说的话就走了。我赶紧打电话给苏商量对策。我本来是想跟她讨论怎样能把这个事推掉,可是苏居然很兴奋:“推掉?别傻了,这可是你大出风头的机会!你想想看,哪个新人能遇上这么好的事,你这家伙就是福气啊。”

“Peter今晚也会到,为什么他们不让他讲呢?”我总觉得他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
“如果Peter讲的话,一定是你先给他做现场翻译,两人还要事先沟通,那你还不如直接自己讲呢。”

这倒是。我可不愿意给Peter

做翻译,尤其在这样的时候。

我手上有Leon为演讲准备的PPT。我锁上门,把电话也拔掉。自己一个人对着梳妆台的镜子练习起来。终于觉得自己已经比较熟练了,便拨通晓畅的电话强迫她听我讲。晓畅大学时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,演讲是她的长项,我勒令她在电话里对我进行辅导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把头发全部盘上后脑勺,特意穿上了一件比较成熟的西装,让自己显得老一点。我已经不会说话了,唯一能说的一句就是不断告诉自己“不要紧张”。

奇怪的是,一踏上讲台,下面黑压压的人头一下让我镇定下来。这一切似乎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Peter比我还紧张,我演讲的时候他一直在会场后面神情严肃地站着。

我的演讲居然很成功,掌声不断。Tom在不远处满意地向我点头。

这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苏的逻辑: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像在路上捡了个钱包。因为Leon的PPT写得很好,这本来就决定了80%的成功。而我,站在Leon的肩膀上显摆了自己,非常轻易地获得了掌声。

Peter的老板

回到办公室,Leon居然还坐在那里。“Mia,我听说你的演讲非常成功。”他笑着说,好像这中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我简直想咬他一口。“我想跟你谈一下。”我说。

Leon并不赞同我辞职,他认真地说:“对于你来说,QT当然不是一个终点,但它是一个很棒的起点。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辞职,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。”他想了想,又补

充了一句:“如果你呆满两年以后还想走,我就不拦你了。”

“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Peter一起工作了。”我坚持。

“你可以去找总经理申请转部门。”Leon给我出主意。总经理也就是Peter的老板,他是个法国大胖子,刚调到中国不久。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大象。

大象并不认识我,对他而言我只是个无名小卒,但他显得对我很感兴趣。我知道他在过去的几天内已经分别跟Peter和Leon都谈过了。他们一定给了他关于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,所以他想从我这个第三方这里打听真相。

我把我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,而且我说得还是很客观的。大象听了以后轻轻点了点头。然后让我先把申请放在这里,他考虑一下。

因为Leon的工作表现很出色,公司挽留了他很多次,包括承诺可以帮他转到不归Peter管的其他品牌工作,他都拒绝了。但是他一直也没告诉我们具体哪一天会正式离开。

按照公司规定,Leon交了辞职信以后,还要过一个月才能正式离开。而这个月,正是公司给我做第一次工作评估报告的时候。我的命实在太好,因为Leon恰好可以给我写完评估报告再走。

即使我明知道Leon是一定会帮我搞定这个报告的,但我还是因为心虚而惴惴不安。因为首先我的抽奖活动被取消了;其次有些项目是Leon想做但Peter不想做的,Leon刚说要辞职,Peter就让我把若干项目在暂缓执行;其他的大项目又尚在进行的过程中,还没拿到结果……总之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我在过去半年依然没干成任何一

个成功的项目——除了Leon帮我写的那个市场占有率报告。

Leon给我做了一个形容优秀员工的评估

交评估报告前一天,Leon下午四点多才来上班。他说当天他来的唯一原因是帮我准备评估报告,我也不知道他能怎么妙手回春。

Leon一点也不着急,他不紧不慢地写着,中间我们还一起出去吃了个晚饭。吃饭的时候他谈笑甚浓,跟我说了好些他大学时候的笑话,我有点晕头转向的,不好意思问他打算怎么给我写评估报告。等他写完再打印出来让我签字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。

看了他写的报告,我完全愣住了。他把他自己亲自做的很多项目都算是我做的了。而且如果我们两人都一口咬定这些项目是我做的,别人就无从知晓真相。即使Peter心里怀疑,也很难找出什么证据。所以Leon敢在结论一栏里写:“Mia在过去半年中的表现持续超出上司的期待。”——这样的语句通常来说是只用来形容优秀级员工的。

我简直可以想象Peter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异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这也正是Leon所希望的吧,他在帮助了我的同时,也再一次成功地打击了Peter。

而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,甚至连“谢谢”也说不出口。想起以前曾经有算命的说过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,Leon简直就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贵人。

晚上坐在被子里,我反复想到了QT以来的经历,深觉事情的荒谬。这再度证明了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并不是由他(她)的能

力决定的,而更取决于整个大环境,以及他(她)能遇上一个什么样的老板。倘若没有Leon,我可能早就已经被Peter赶走了;而如果没有Peter的话,我跟Leon的工作关系其实也会以悲剧告终,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,也不可能达到他对我的期望。

可是现在,他们俩大打出手,彼此都深受伤害,却莫名其妙地成就了我。

在职场上,十有八九的炮灰都是用来自杀,十有八九的枪被用过后都被扔掉销毁证据,但是总有一两个炮灰阴差阳错地顺势而上,有一两支枪甚至冠冕堂皇地进了博物馆。我就是那个运气的炮灰。

Leon离开的前一天,Fion为他包了个酒吧举办欢送party,因为Leon的人缘好,来的人很多,大家又吃又喝又唱卡拉OK。只有我整个晚上一言不发。Fion挤眉弄眼地说:“Leon走了,Mia是最伤心的人。”

Party快结束的时候,Leon把我叫到门外:“Mia,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我无动于衷地撇了一下嘴。心里想:你都要走了,还能有什么好消息。

Leon压低声音说:“你得救了,Peter过不了几个月就要离开中国了。不过你要假装不知道这件事,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我并不像Leon以为的那么高兴。这一刻,我清楚地知道:以Leon的性格,他是一定要确定能成功地把Peter赶走,自己才会真正离开。这是我认识的Leon,他是不会认输的。

另一点可以确定的是:Peter的离开,我在大象那里说的话多少也贡献了力量。在这件事情上,我跟Leon是同谋,没有商量却又很默契的同谋。